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赤埴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塗山之會諸侯執

王畿者萬國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二國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周禮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府司會冢宰二之以制邦用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籍也）辨其國中（王畿之內）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也）下（除也）其死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廟）上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二之以贊王治秦孝公十二

年初爲賦（謂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漢自高祖訖于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此西漢戶口田賦極盛之數、）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田畝據質帝本初元年數、此東漢戶口田賦極盛之數、又按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五十萬、昔人以爲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理固然也）晉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晉之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

促耗皆難稽據令以其極盛者計之宋文帝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戶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而已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此隋極盛之數唐制凡丁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此唐戶口極盛之數馬氏曰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一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又曰均此宇宙

也、田日加于前、戶日削于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或緣爲姦、而版籍難憑、杜佑以爲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于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宋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口稅賦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元豐間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 此元豐間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爲邊鄙用武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于中州之地、然則其故何也、蓋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其數、莫考其實耳、 崇寧元年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

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此宋戶口極盛之數按此則古今戶口無如崇寧大觀之盛然觀政和間詳定九十一志而蔡假何志同言天下戶口之數頗多不實志同言本所取會天下二口數頗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七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欺隱不待校而知之矣乞勅有司申嚴令務從覈實徐閎中乞參考戶口閎中言九州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照諸天歷奏戶口歲終所令提舉司參攷同保則當時版籍殊欠覈實所紀不足憑矣歷代民數稽考

黃冊所載至爲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丁事產而

已入丁即前代之戶口事產即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故竊採經傳所錄者輯為此篇而今之人丁事產則詳備其數而別為二條焉蓋見于古者其辭略故合而為一行乎今者其事悉故分而為二理固然也

國朝民數總敘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周極盛之數　西漢至孝平元始間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西漢極盛之數　光武中興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至桓

靈永壽間更浮于孝平之世東漢極盛之數　隋承周後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大業十八載至八百九十萬　唐玄宗天寶十八載戶九百六萬三千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較天寶初十失其三宋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仁宗嘉祐間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國初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　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府藏之十三布政司所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

百二十一口（古今戶口總數）

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于程异皇甫鎛之聚斂焉（戶口總論）

霍韜曰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糧役輕重不得適均自淮而北祇糧雖輕雜役則重夫雜役之重非其有益于國也如其有益于國不得已而重猶之可也今則縣有司人自爲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爲民害如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伍萬八千有奇歲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

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費銀一萬
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巳徐州之民僅二
萬戶雜役如此此民何以堪故徐州民年年拘役無一
丁免者雖窮坊僻里僅有一人自隨亦歲辦役銀一
兩是民病巳極矣以役版籍總論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爲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
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爲戶脫漏戶丁律
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
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
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

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戶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宜司國計者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自幼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于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遍遊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家于舟則四水土洋莫知蹤跡冒隱買賣陶然無憂丁壯隱漏總論

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于州州數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本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

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仍令復業

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數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

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筭如人口有增即為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所據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于畸零內補輳。如

無畸零方許于鄰圖人戶內撥補。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照原定編排不許更改果有消乏事故有司驗其丁產從公定奪。仍于各文冊前面本縣照依式樣類總塡圖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或將各處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若頑民粧誣排陷者抵罪。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戶隱瞞作弊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過割。一槩影射減除糧額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凡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

且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為五里剩下
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
人口補輳其畸零人戶許將年老殘疾幷幼小十歲
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者編
入正管且如編在先次十歲者今已該二十歲其十
歲以上者各將年分遠近編排候長一體充當甲首
其有全種官田人戶亦編入圖內輪當凡冊式內定
到田地山塘房屋車船各項款目所在有司有者依
式開寫無者不許虛開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
除開寫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其州縣將各

里文冊類總填圖完備仍依定式將各里人丁事產攢造一處另造類冊一本于內分豁各鄉都人丁事產總數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查對相同于各里并本州縣總冊後書名畫字用印解赴本府共提調正官首領官吏于各州縣造到文冊躬親檢閱磨算相同本府依定式另造總冊一本于內分豁各州縣人丁事產總數并州縣造到各項冊後一體開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直府州本府委官一員率各州縣提調造冊官吏親齎其布政司所轄府州仍申解布政司本司官吏躬親檢閱磨算相同依式類造總冊

一本于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于各府州造
到總冊後塡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委官一員齎各
府州縣官吏親齎俱限年終進呈凡菴觀寺院已給
度牒僧道如有田糧者編入黃冊與里甲納糧當差
于戶下開寫一戶某寺院菴觀某僧道當幾年里長
甲首無田糧者編入帶管畸零下作數凡黃冊字樣
細書大小行款高低照依去樣式面上鄉都保分等
項照式刊刻印不許用紙浮貼其各州縣每里造冊
一本進呈冊用黃紙面布政司府州縣冊用青紙面
○又令各處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幷各土官衙門

所造黃冊俱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架委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造冊徑奏取　旨處治司職掌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為授時任民事臣考圖者今之黃圖故謂之版亦謂之方儀禮注云百名書于方以方版闊大可以曲折畫圖周禮地訟正以圖即謂是也與籍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圖以證地訟所謂地訟地之無民照對者乃奸人飛詭之源也我　祖宗朝屢頒下田不出圖戶不

出鄉之禁以防飛詭然州縣村落有大小人戶聚散無定居故硃紅流水魚鱗等冊雖詳而該圖之中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里巷之總凡經界大政因以反略即終不能合于籍冊所以不久隨廢蓋不知古人立圖與籍實是兩事林勳本政書作圖之法以田為母以管業人戶為子蓋不照籍冊所登地方以為憑據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本處是正地訟切要法也故今欲清圖惟在以各縣地方通融細算分為幾圖其散漫山坂人少地荒去處又以近分屬各圖東西相准南北相照立為封界記定四至約其頃畝

總數實寫管業辦糧係某處人戶丁上因以立保甲比追骨別爲一圖不必強同籍冊等因該本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形委與黃冊不同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差役詭寄田產遣監生往丈之畫圖編號悉書名爲魚鱗圖冊以備查考清圖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籍者今謂之黃冊古謂之冊冊者策也以行簡編也以殺青書刊之冊儀禮注云不及百名于冊爲其條小止可計數周禮民訟正以地比即爲

是也與版圖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地比以正民訟。是民與地之有照對者不能作飛詭之弊者也哉

祖宗當時方欲寬鄉徙田窄鄉徙民又因爲與前圖盡不合所以均平里甲之政反爲之妨蓋不如均里甲正在通融各鄉村落不當爲地圖限定者也。虞籍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尚書兼學士桂　奏爲授時任民事內稱地圖既消里甲差役毫釐不均無所逃矣乃每十歲攢造之時通將該州該縣有若干圖分限田限丁而均派之十年之後消長不一則下之凡一里甲有比衆田不及一頃以上人不及十丁以上

則以有餘者附益有比衆用增至一項以上人增至十丁以上則聽不足者收補今止爲造定格冊內前遂妄指爲版圖不可更易只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以括之反因是每十年爲奸猾飛詭一次嘉靖元年臣治成安時止改造黃冊未定臣即不拘舊定屯社之圖不拘軍互不分戶之例一以均里長之丁產即肯之多寡爲事即一時之地土廣畝小畝人人願均而有司舊日之僞增戶口人人願改去其詭揑名字一十一屯社事定而人心大悅乃于黃冊之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列而爲二其今之黃

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相參對而成臣又妄意欲
爲圖籍既正里甲既均遂旋可以查舉世業田以牽
聯族屬者別處口分田以廣惠困窮矣臣思今之族
大者號其家抽出世業田隱然有宗子收放之意無
雜舉者若口分田則當別爲一制不必依倣唐法只
將自後沒官田土分給州縣無田窮困之民每十年
一計口分之田或有流移死絕復入于官撰遺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上奏爲授時
任民事臣考近來有工匠不許開戶之例蓋爲軍匠
逃亡事故而設邇來軍戶有原不同戶而求告合戶

者又有串令近軍同姓之人投告而合戶者。匠籍亦然。于是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項，概假例不分戶為辭。于是里長甲首人丁事產不及軍匠人戶百分之一。其法止當不分軍民匠竈等籍。限田限丁。將州縣人戶事產通融總算，一體分戶。蓋欲同籍則不分，役分戶則應里甲之差。今如湖廣之架籍、山東之分門審差是矣。軍匠開戶

各處臨河邊江濱海田地，東灘西漲，彼長此消，名曰新增。實非舊額。昔尚書王恕曾巡撫蘇常等，將此等

錢糧不入黃冊另作白冊以補小民包賠之數豈若如此（新增田地）

如今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分里甲也　祖宗朝以北方民少故多乃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社民占地頗廣屯民後至頃畝甚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大壞成則而與貢不同故也然歷朝因革不常乃有土地雖同而科則甚異者矣然于抄沒之產當時追收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各租之糧謂之官

糧及聽賣多年無復辨驗以致糧重人戶逃亡負累里甲賠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不均者也夫親民事者貴得其情舉古法者在師其意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節該奏行田糧事例官為一則民為一則申府而該府七州縣行之屢年民甚稱便今蘇松常鎮杭嘉等府州縣莫不欲如湖州府者臣治廣平府成安縣時嘗查　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糧頃畝一其科差行之縣民亦稱便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如廣平府者然南北分郡皆有官豪之家因之

故也夫非方官豪之家欲獨享廣畝之利不肯爲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獨出輕則之糧不肯爲里甲均苦、朱熹井田類說

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覈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付其冊于戶部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丁匿糧耗富者享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糧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攤及他里將并其所存而逼之使逃矣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并取李渤攤逃之議也但貧富與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强人以不能而禁人以不欲賦役有額而漫無補則丁在而僞逋戶存而僞絕不可不

慮也、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
貧而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
甲以代輸、産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虎寄洒之奸
豪、曲招流移之窮餓、庶其有實數乎、丁糧論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
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
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
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
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
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

丁糧充一歲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縣多易陷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千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

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七八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與人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若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因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支收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坍得代不久若盜攬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弇中升給于舊有募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致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

耗費之勢不敢自盗又年終而更無歳久混淆之憂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溢諸利弊不可悉道其大都徴附秋糧不編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歳劫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戸丁糧爲差次久之民相安而享其利也 一條鞭法

北方則門丁事産四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銀差内如各官柴薪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員審編以致

貪婪有司故將殷實人戶自行坐占因而加倍徵收
須獲無厭如兩京會同館并山東保定等處馬價則
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以致經年逋負不
得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也力差內如府州縣
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賠貲不貲門皁防夫禁子
弓兵等役皆編殷戶姓名募人代當則抑勒需索水
馬機兵等役則又編頭戶貼戶以數十戶朋為一役
募役則給由帖取討工食窮鄉下地之民不能抗城
市積年之勢力戶被擾雜犬不寧其苦狠甚此力差
之弊也　洪武二十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

革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令里長催辦十八年復設糧長是糧長之設或編殷實或輪里甲皆我　祖宗舊制今無將各里排年管催本里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輸納米入官倉以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掌印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解糧役幾名就于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僉定名數責令管解糧米有撒運腳耗之費折銀有秤收火耗之費俱于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是十年之中不過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逸况以本管里長催

徵本里人戶事勢尤爲順便庶幾祖制里甲催辦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　周禮鄉師遂師州長黨正族師里宰鄙師旅師閭胥比長主徵六鄉賦貢之稅秦漢之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獄收賦稅游徼徼禁盜賊唐五百家爲鄉設鄉正一人百家爲里設里長一人掌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爲在邑居者爲坊正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在田野者爲村正責與坊同宋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租賦以耆長壯丁逐捕盜賊其後乃有三等衙前及承符人力手力散

從祇候之役惟鄉戶衙前之役爲最重或主典倉庫或賫運倉物往往至于破産故皇祐中禁役鄉戶爲衙前令募人爲之至熙寧又有保甲之法至保慶又有義役之法元坊設坊正里設里正都設主首専以催輸稅糧追會公事　國朝洪武十四年創籍賦役黄冊以一百一十戶爲一圖選其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甲首十年輪役催辦錢糧追攝公事亦猶秦漢之里魁亭長唐宋元之坊正里正也選坊里中年高有德者爲老人給以敎民榜文主風俗詞訟猶所謂三老也設糧長以追收二稅猶所謂嗇夫也

故總甲小甲覺察非常猶所謂游徼也是十年之正
役也今諸上供公費出于田賦之外者皆月之日里
甲蓋言闔縣里甲所當任也而又有十年之雜役焉
曰力差曰銀差皆里甲丁田之自出也而又有民兵
焉有夫馬焉夫馬以代本色之郵傳而他衝繁水陸
之驛又有協濟之派焉一以里長丁糧均攤取給夫
邦國之用固不可已也而歲增一歲如丁田之有限
何江西差役事宜

按所謂書手版者即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册也我
朝每十年一大造黃册凡例有四曰舊管曰新收曰

開除曰實在今日之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一戶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爲科差誠有如徐幹所謂庶事所從出而取止者也然民僞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攢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禁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矣、　唐制凡天下戶口其貧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

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即今庫子斗級）綱戶解戶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即今里長甲首老人）以耆老弓手壯丁逐捕盜賊（即今弓兵民壯）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即今皁隸禁子）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即今稱子舖兵）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此宋初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寬錢（此寧熙免役法也其議始于繹欣王安石）鄧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顧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

顧役二者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皆可行也

考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役熈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差差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者觀之顧便于差義便于顧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而後謂之役夫子所

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栁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同、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為閭胥曰酇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

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疋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疋或五疋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伉香之徒爲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于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擧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

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間里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矯時鄉職或設或廢。未無關于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當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

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固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

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奈何復欺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于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差役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顧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費重破家其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

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顧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顧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横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顧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閒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顧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顧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

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役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顧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顧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備凶旱賑救可見當時差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顧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害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自三代至宋末役法總論

往時天下賦役率用　國朝初法畫一里甲十年而一事民得番休又隨民數之盈縮以賦于民民咸便

之行之既久而弊滋焉民患苦之于是有司或爲總賦之法或爲條編之法總賦者通歲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領之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所宜入當數而止約法畫一吏牘大損人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諸供億悉在官官率取之市人或給之直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見于兩浙一策對者然也條鞭者計口受傭緣畝定直悉籍其一歲之費而輸之于官官爲召募民不擾焉人亦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謂初議法隸省之郡輕重苦樂既以不均而或又取成額而月裁之故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有挪移有

預徵那移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且差銀之入日削而募役枵腹于公庭有司坐困莫敢誰何矣今特上賦

條編二法總論

屯鹽利弊相須圖

屯田之興也官不起科屯卒有利而無害況鹽商納粟于邊每引止二斗五升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焉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既焉賴商人以獲貿粟之利農商相利。此屯田所以日廣也使屯糧積于西北。則東南之漕運不可以少緩乎。

屯田之廢也官嚴科禁屯卒固不敢開墾況鹽商納銀于部每引至四錢八分商之利薄矣是以屯卒始焉耕種無其力既焉收穫無所售。商商交困。此屯田所以日廢也然銀在部而官解于邊孰若商人自輸之尤便乎。

弘治五年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

人買運價遂騰湧。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國堡伍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輟業而歸邊地遂日

荒蕪今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其
務復鹽法乎　按　祖宗朝足邊屯田爲急中屯次
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召運糴買二者而已然
召運苦于陸路艱難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
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出文書未至則
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
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次名
爲買窩賣窩每專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
六錢之息至于眞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則
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絲曾不得而自行夫一引

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萬引則可得六千金至于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其支鹽也有伺候之煩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賈所苦人情何樂于此蓋緣比年巡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由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踣躓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運利啗人至于負累商人虧損　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伏望勑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

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令沿邊之人無問車舍石粟皆得詣吏上納。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人給之曰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汝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調到諸軍汝將何以供給夫邊臣耗 國計而使猾虜輕侮至于此豈不可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積貯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考趙充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至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

利也今饒沃幷于富强荒瘠困于牛種耕斂奪于私差輸輓勝于包攬屯地太廣屯糧太重剽爭無禁僵畔不定此屯政之害也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賣商賈窩之弊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自積粟無用商賈廢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蓁莽米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政實相成鹽法通故佃田益力屯田舉故商賈可依望卽令屯田官痛革宿奸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詰吏上納者卽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但增收鹽課于前須盡減餘鹽于後自先年御史秦鉞巡鹽兩淮謬增

餘鹽。希圖　恩賞商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尚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鹽法利弊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六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昔日戰國分裂燕趙特彈丸黑子耳北抗強胡南支齊秦諸國未聞有兵食不足之患秦人初謂山東諸國未足以擯自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輸邊而猶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足也古之兵皆自食其

力而令之兵悉仰給於官也按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卽令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卽令甘肅地也故必修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爲之屏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恃而不恐若周人之以田畯命官秦人之以力耕受爵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之詔唐有給耒耜耕假種糧之令皆所以鼓舞斯民使趨事赴工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令諸將中豈待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對

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助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給歲亦屢登葉文莊所行郎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粟不可勝用而尚何患邊餉之不充哉又按今日胡端敏奏議一款欲廣屯種以足邊餉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

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照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訓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丘文莊亦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賫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軍皆贍而內地之田亦省

矣按屯田既興即因屯田以制邊縣今宜稍倣此意
創制立法畧如漢[illegible]錯所謂制邊縣以備敵者蓋厲
重賞以墾屯田則兵民皆願耕矣然後編之悉使為
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
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矣兵至滿萬則大
縣矣合數縣為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
將帥統御之虜雖強不足懼矣新縣既立俾沿邊舊
所有州縣亦皆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
守邊禦狄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
邊司府以給之使邊民自為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得

專於備禦樂於戰鬭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驗矣宋紹興間金人侵蜀近邊地勢平衍騎兵縱横無得宣撫使吳玠乃創地網於平田間縱横鑿為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其後金人來犯騎兵始不得肆宋大宗時議者謂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禦戎馬愚謂古今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屯政利弊

在京錦衣等衛屯田共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三十一畝零南京錦衣

等衛所屯田共九千三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零 中都留守司幷所屬衛所及 皇陵衛屯田共七千九百五十三頃七十八畝零 北直隸衛所屯田共七千九百三十七頃四十九畝零 南直隸衛所屯田共一萬九千八十七頃二十五畝零 大寧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三千一百二十六頃七十六畝零 萬全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二畝零 浙江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 湖廣都司幷行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十五頃二十五畝 河南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三萬六千三百九十頃一十七畝零 江西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五千六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零 陝西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二萬九

千四百四十四頃二十二畝零　陝西行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三千一十二頃五十畝　廣西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五百一十三頃四十畝　山東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二千六十頃　遼東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　山西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零　山西行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零　廣東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七千二頃三十三畝零　四川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六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四頃零　四川行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一十二百頃五十五畝零　福建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三千七百七十四頃　福建行都司井所屬衛所屯田共九千三

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零

雲南都司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一萬八百五十七頃四十三畝零

貴州都州幷所屬衛所屯田共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零

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之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是立法漸密徧令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今各省屯政未大舉亦未盡廢困于鹽法無與而邊屯之大廢也謂其無關于鹽法可乎（國朝各都司衛所屯田）

高皇帝閔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刱

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潞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幷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論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勑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勛

擾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遣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其弊也則有[illegible][illegible]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illegible][illegible]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墪堡不修夷

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徹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煒所陳者矣[國朝屯田考]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此後世屯耕邊塞之始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便宜十二事　按守邊之議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

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蹟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在今湖廣

之荊襄河南之唐鄧蓋我　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兼水陸而有之者也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爲多請于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者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者分疆定界募北人耕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又按今水田惟楊州最賤陸

田惟潁壽爲輕夫魏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以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以此乘吳無往不克蓋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果賴其用矧今盡四海以爲疆而此地介兩京間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州之地也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遺迹可考也按我　朝之制就于衛所所在閑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其耳明且守蓋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

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爲良近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臣以爲民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竊嫌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爲徵收則例

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爲十五屯

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黃懋允判官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于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漑次年方熟至是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始息荒蕭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此地今在畿甸近地）

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

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罷之臣以爲與
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
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
實爲兩便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
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
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
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
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
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
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集此

策未曾行未世海運不至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　至正時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以比照　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

北直隷長蘆運司歲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　南直隷兩淮運司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山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疋　河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四十二萬引　兩浙運司歲額辦四十四萬四千餘引鹽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鹽運司歲額辦鹽價銀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四川提舉司歲開中鹽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

米三千四百引每一百三十斤折米麥一石　廣東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二萬五千二兩　海北鹽價銀三千二百兩　靈州歲開中五萬九千四引　西和漳縣歲折鹽價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雲南各提舉司歲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萬兩　五井安夏二司歲辦無定數　黑井歲辦六十一萬餘引　白鹽井歲辦三十三萬餘引　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　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　無官以出有專所廣塲兼之故巡運俱無或　[illegible]

遣都御史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茲已革之國朝各運司提舉司

鹽課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撥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民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

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養贍
安所取足乎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
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
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
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
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
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
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竈
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
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

不能必行此令以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下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富貲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負弩亦官不敢問此隙不爾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

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謂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每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塲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塲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成化

以後准納折支每鹽一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計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每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令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引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

鹽觔製乎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七錢五分矣權要賣窩復取利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討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也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

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將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

二斗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射鹽竈戶不辯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八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塲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材者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沮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材者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

凡積年爲商人害者。沮壞鹽法者。即令革絕漕運都
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兩都御史
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
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桑邊地愈闢邊
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
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
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戶雜差所以養竈丁
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
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養竈戶上以總
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

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收餘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拯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逃亡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鍋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雖

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益開寬路示之趨矣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乃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衆而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萬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集殺人刼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受賄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乞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帶經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

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而愈淤愈築而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盗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遴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

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淮鹽利弊

長蘆鹽課佐國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給郊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內府之膳羞百官有司凡餼于公者歲遍焉以及于　輦轂之下萬億之兵民下乃貨之于商均之于畿內八郡西暨河南之彰德衛輝北通居庸東盡遼陽數千里其出給之廣與諸運司畧同而上供之必精諸運司無有也禁防之决必自豪貴始兩運司暨淮司當兩都孔來之衝而長蘆尤京師密邇為豪貴淵藪淮鹽價高天下當正德末年閹豎之使西域者織造東南者咨公破分地之制奏給長蘆諸鹽動數千引挾勢相御遏奪商鹽以爭利于南畿

北交受其病元年罷厲禁復始而恢勢頑私者亦時有之　長蘆煎鹽源委

古無竈戶自魏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歷唐乾元初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其雜徭竈專有戶始此宋雍熙二年置濱州場歲煮鹽二萬一千餘石元豐三年京東南京滄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置買鹽場盡竈所煮鹽官自賣之迄元皆有定額　國朝山東運司所隸一十九場戶凡一萬三千五百七十有一丁凡四萬五千二百二十有六邇來戶凡三千九百零八減舊額四之三丁凡三萬八千七百三十

有八減舊額四之一雖十年清查搜有力者克總稱即如有司里長蓋常制云噫知恤鮮哉山東通志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浙齊閩殊而及稽事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利在地不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異是矣稽事憂旱而池利旱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遽集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爲之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他所鹽不同也　祖宗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于三省全晉關雒梁鄧之鄙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兩決

地防池水四溢鹽不結果當事者始爲澆灑之術然而硝與鹽脊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故色愈變味愈惡解鹽于是乎不可食而民于是不樂售矣於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斂散以取其値焉山西解鹽利弊

河東之鹽多苦不可食轉之于秦官派而定其値民出其値而鹽歸于無用嘗按花馬池一帶皆有産鹽之地此鹽出之于土卽爲鹽根自成爲鹽莫如改河東之鹽于花馬池一路卽移河東西分司居之將河東發陜西鹽引二十二萬有餘約銀　萬餘兩免其

徵派即令商人照河東價銀三錢二分糴買糧草施之平延諸郡以供三邊之費扣其銀兩數目即以大倉發陝西年例銀係發山西以補陝西原派鹽課之數如此不更便乎 議處河東鹽課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

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令謂供鹽爾待其戒令請責鹽爾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味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自後世以鹽致富強而榷利之禁始興鹽政考

淮浙正鹽定價太重亦合斟酌淮鹽每引減去一錢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險阻比之各邊尤甚若與各邊定價相同商亦難從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用開中浙鹽不必搭配別處浙鹽開中別處邊鎮亦不許搭

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價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之蓋二處行鹽地方既狹而私鹽又復盛行縱減其價亦恐無濟中者故仍舊時搭配非得已也除甘肅不搭山東長蘆搭其餘各邊開中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無使一人奔走三路屯鹽議

古今言屯政之善無如充國但充國屯營之地乃取之於羌夷而今則取之內地是主客之情異也充國屯營之勢乃我侵敵而為屯以困之今則敵侵我而為屯守之矣是攻守之機異也充國屯營之兵不過

萬人其期不過踰歲今則九邊蟻聚歲歲爲戍矣是衆寡久近之勢又異也不論主客之情攻守之機衆寡久近之辨槩謂令之理屯者無如充國可乎嘗考輿地圖内開宣府一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餘名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餘石即使盡數完徵僅支半月而餘所闕者將盡責之屯乎而主客行糧出於常調之外者又將何以應之乎說者謂屯田固不足盡供邊儲此外豈無可以開墾以稗軍食者但監司必委之有司有司必假之胥里縱有開報不過捏文增科造冊銷繳而已以後按冊追徵吾知其必而

賠繼而累又繼而逃將併其原額而失此屯田之所以益廢也古今言鹽筴之善者無如劉晏但晏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增至六百萬緡隨時多寡取之今則歲額各有定數恐增之而勢難繼也晏令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今則行鹽各有地方恐縱之而弊難稽也晏制萬物低昂所理者不獨鹽之一事今轉運司鹽課之外不敢形及他課恐侵之而職掌亂也不察課之有數行之有力職之有定而盡指令之理鹽者不如晏可乎嘗考 會典借備事例內開獨石馬營龍門所雲州四邊倉開中淮浙長蘆河東官鹽九

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餘引十二年大同等處開中長蘆官鹽十萬引河東官鹽二十萬引兩鎮官軍不啻二十餘萬卽使前引盡數報中僅支兩月而餘所闕者盡責之鹽乎而兩鎮之外原未報有開中者又將何以給之乎說者謂鹽法固不足盡供邊計此外豈無餘鹽可以查核以益軍食者但地廣而勢不能徧條繁而力不能及縱有清理不過分析地方完銷勘合而已因而據題爲例吾知其始而信繼而疑又繼而相顧捨擲而盡斥以爲非矣此鹽筴之所以益廢也　屯鹽議

漢文帝所以能賜民田租者徒以募民入粟實邊矣實郡縣而京自有餘耳然而酧民以爵啟鬻官之漸孰若開中之法酧商以鹽使民得食味商得取贏兩利而無害乎唐府兵之所以稱近古者徒以兵皆土著而不廩於官也然而籍農為兵或至業務交廢孰若屯田之法兵以餘力治農服勤警惰自食其力兩利而無害乎買窩者奸商也而賣窩者誰耶不誅怯將而誅怯兵兵益不精不誅賄吏而誅賄民賄益不止屯田鹽法總論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

穀之神專爲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熟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相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菓香燭隨用祭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其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靠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會讀誓詞畢長幼以次序坐盡懽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

里社

凡各鄉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隨鄉俗置辦其輪流會首及祭畢會飲讀誓等儀與祭里社同〔鄉厲〕

洪武十五年詔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衆以暴寡強以凌弱巧以取愚詐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家遷徙遠方十九年頒行　大誥續編申明五常○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鄉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皆有德不拘年之壯幼不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

此誥也朕本非能不過申明先王之舊章而民從之家和戶平吉哉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并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具在律條愼之哉○互知丁業○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墮刑憲者也朕本無才申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縣州府務必周知市村絕不

許有逃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
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然必有效若或不遵朕教
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
民之禍許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民
明孝○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飲食潔淨節之○父
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
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運蹇家業未成則當竭
力以為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居處端莊○涖官以敬○戰陣勇敢○
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閒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

告往其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嗚呼孝子之節非
止一端豈有但供飲膳而已鄉法

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
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
俗頹弊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
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於今
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
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
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

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

爾戶部其申諭以此意使民知之三十一年頒示

教民榜文　一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大誥今在申明民間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當隨家貧富奉養無闕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其孝敬爲父母者教訓子孫爲子弟者孝敬伯叔爲妻者勸夫爲善如此和睦宗族不犯刑憲父母妻子朝夕相守豈不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田土相鄰父祖以來非親即識其年老者有是父祖輩行有是伯叔輩行有是兄輩行者雖不是親也是同鄉朝夕相

見與親一般年幼子弟皆須敬讓敢有輕薄侮慢不循教誨者許里甲老人量情責罰若年長者不以禮導後生以恃年老生事羅織者亦治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則日久自無爭訟豈不優游田里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賙給且如其家子弟婚姻其家貧窘一時難辦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鈔一貫人户一百便是百貫每户五百便是五千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其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賙給又如其家或父或母死喪在地各

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齋
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其家倘有某事亦
如前法互相賙給雖是貧家些小錢本亦可措辦如
此則衆輕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一民間
一里之中若有強劫盜賊逃軍逃徒及生事惡人一
人不能緝捕里甲老人即須會集多人擒拏赴官違
者以罪罪之　一本鄉本里但有無藉潑皮平日刁
頑爲非作歹不受教訓動輒把持挾制此非良善之
民衆老人嚴加懲治若仍前不改拿送有司解赴京
來若有司徇情脫放者許老人奏　聞　國朝諸司

執掌凡民間須要講讀　大明律令勅諭老人手榜
及見丁着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意仍仰有
司時加提督　教民榜文　民間子弟七歲者十一
二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
誥誠以先入之言為主使之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
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
身家○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本里內選年老
及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
循行本里如本里內無此等之人於別里內選取得
令直言叫喚使衆聞知勸其為善毋犯刑憲其詞曰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本里隨其多寡資助糧食如鄉村人民住居四散窵遠每一甲內置木鐸一箇易爲傳曉鄉約法

熙寧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伍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有隊法三人爲一小隊三小隊爲一中隊五中隊爲一大隊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皆干結隊時商定教習保內如過有賊盜晝時告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齊

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鄰
遂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巡宿保甲法
合無免其查盤止於府縣給印文簿付約正副每歲
稽查然各村管理收放即於本鄉每年輪一公直殷
實者以司出納量與免其火夫丁差以示酬勸如此
則奸民不得以負騙官司不得以挪移即遇水旱凶
災復有官穀以濟之自是貧者不患於阻饑富者可
免於勸借而盜賊亦因以潛消矣大凡當秋熟之時
或每畝量出穀半升或通鄉各戶富者以石計貧者
以升斗計俱報數約正副登簿保長收入社倉每春

有闕食者量準借與就於保長處會同約正副批立合同登記簿籍候秋收之日加息二分納還但借穀者亦不得多至十石以外恐一人奸頑無耻催收稍難則將并一鄉之義舉而壞之也

社倉規條

終